



山雨欲来

刘大军/著

历史**传奇**与**现实**摹写融为一体，人物丰沛的情感生活与尖锐的**社会矛盾**纵横交织。这是一部高扬时代主旋律的**创新之作**。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山雨欲来

刘大军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雨欲来 / 刘大军著. -- 北京 : 中国戏剧出版社,
2013. 7

ISBN 978-7-104-04032-3

I. ①山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66967号

山雨欲来

责任编辑: 赵成伟 王媛媛

美术编辑: 常 春

责任出版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

邮政编码: 100097

电 话: 010-58930224 58930224 58930224

58930224 58930224 58930224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58930242

电子邮箱: fxb@xj.sina.net (发行部)

装帧设计: 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028-65336881

印 刷: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

开 本: 1/32 880mm×1230mm

印 张: 11

字 数: 265千

版 次: 2013年7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104-04032-3

定 价: 35.00元

雾锁江村,长夜难央

1

杨金凤从中央党校学成归来,就被卷进了昌明市的政治漩涡。

社会上传言纷纷,44岁的女副市长杨金凤就要接替郑伯川的职务,执掌市人民政府的大印了。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高层对此却讳莫如深,很少有人妄加评议,各抒己见;然而在现任的副书记、副市长群体中,却心照不宣地铆着劲,单骑走省城者有之;电波飞京都者有之;带着电视台记者跑农村组织乡镇干部学习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者有之;在省报发表文章畅谈经营城市之道者有之;给新任市委书记引荐投资商者有之;邀请港台歌星举办大型演唱会者有之;掀起新一轮创建国家级文明城市高潮者有之……

领导们的才干和创新潜能得以空前发挥。这些副手们都没有忽略最最重要的环节:紧密地团结在以郑伯川为书记的市委周围,把准郑书记的脉搏,把郑书记想要干的事恰如其分地干好,不显山不露水地把自己的政绩摆放在他的眼面前,这就是最好的进身法宝。杨金凤么?排在最后一名的副市长,当副市长还没做出几件有影响的事就到中央党校拿博士生文凭去了,如今昌明市的政权盘子她有多少份额?市长这绣球能抛到她头上么?

社会传言罢,高层较劲也罢,杨金凤充耳不闻。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,埋头写她的毕业论文。中央党校学业完成后,她在同窗学友、华东某省农业厅罗副厅长的陪同下,南下温州考察民营经济。刚在下面跑了半个月就接到了郑伯川市长的电话,说是市委书记李劲到林山县调研,不幸死于车祸;市委、市政府班子肯定有变动,

要她立即返回昌明。她在电话中央求说,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令她目瞪口呆,许多理论和政策的突破,她还没想清楚,调研完后还要和社科界接触接触;她说动班子的事坚决服从省委、市委的安排,请准许她在温州多待一段时间。郑伯川未置可否,她也就马不停蹄地在温州地界上跑着、问着。半月后,市委办公室向她发来了手机短信:“市委命你火速返昌!”

杨金凤在省城下了飞机,市政府的小车直接把她送到了昌明市殡仪馆,参加李劲同志遗体告别仪式。

昌明市殡仪馆停车场摆满了小轿车、面包车,哀乐低回,花圈如云,灵堂内外站满了市级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和各县、区的头头脑脑。治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把她领到殡仪馆办公室,请她换上藏青色的西服,佩戴上白绢花后,才把她领进休息室。宽敞的休息室里坐满了昌明市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现任和前任领导。杨金凤来不及和大家打招呼,专程来参加吊唁活动的省委组织部张副部长就起身迎了上来,热情地握着她的手说:“金凤同志,辛苦了!大家都等着你回来,向李劲同志告别哩。”说罢,又转过身来,对站起身来迎接杨金凤的郑伯川说:“伯川书记,金凤同志到了,开始吧。”

张副部长对杨金凤的态度,似乎是一个暗示,善于揣度官场气候的党政干部们仿佛嗅到了某种信息。这信息稍一扩散,就会在民间膨化,杨金凤自然就成了昌明市政界的舆情中心。

李劲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,新任市委书记且兼着市长的郑伯川对杨金凤说:“休息几天吧,把你的毕业论文搞完再说工作。郑萱也从省委党校毕业了,还是叫她做你的秘书,好么?”

杨金凤就在寓所里写她的《温州模式与昌明思维》。

“叮铃铃!”几天来,内线电话第一次响了起来。

杨金凤锁住文思,离开电脑桌,不急不慌地拿起客厅茶几上红色电话的听筒,“哦,郑书记,你还没休息呀?”

电话那头传来了郑伯川甜润的声音:“金凤呀,还在敲键盘吗?”

今天不是你和小龙的结婚纪念日吗？小龙人在商海，在给国家作贡献，身不由己，不能抽身回昌明陪你，我就叫郑萱给你送去了鲜花，还有小保姆炖的山药羊肉汤，别忘了今天是冬至节啊！”

一股热流顿时温暖了杨金凤的身心，漫无边际的孤独感也消散了许多。她双手握着话筒，话音也有些颤抖了，“谢谢你——郑书记，谢谢你还记得我……们……”

一串爽朗的笑声打断了她诚挚的叙诉：“怎么不记得呢，我是看着你们花好月圆的嘛。好啦，你休息一会儿吧，十点钟——记住，今晚十点钟，你到我家来，有重要事情和你谈呢。”

她愣愣地握着话筒：有什么重要事情要谈呢？那边已经挂断了电话。就在几天前，在送别张副部长的晚宴结束后，她随郑伯川一行人走出明月宾馆，临上车时，张副部长还叫她在家中安心待着，专心写她的论文，待省委把昌明市的班子定了，她再出来工作；怎么突然冒出个“重要事情”来？或许是这次全省道路交通“畅通工程”检查评比，昌明市拔了头筹，受到了李副省长的表扬，郑书记又有了“更上一层楼”的发展思路，要我当面聆听领会，将来叫我分管交通这一块？或许，他从某种渠道听到了何玉龙的什么事儿……

一想到丈夫何玉龙三个字，一股寒气从脚底透到了头顶，她再也没有心思写什么劳什子论文了，浑身无力地摊坐在了沙发上。

“叮咚！”门铃清脆地响了。

她轻轻地搓揉了几把眼皮，开亮房灯，从卧室拿出外衣穿上，对着穿衣镜整理好有些散乱的头发，这才款款地走出去开门。

身着火红色紧身羊毛衫，外罩纯白澳洲羊皮夹克，一身洋溢着青春朝气的郑萱笑盈盈地走进了客厅。

“杨市长——哦，今天，请允许我称你杨姐，请杨姐接受我三叔对你和玉龙哥真诚的祝福！”说罢，煞有介事地向杨金凤深深地鞠了一躬，把手中那束水灵灵的郁金香送进了杨金凤的怀抱。

“死丫头！省委党校就教这些？”杨金凤佯嗔着乜了她一眼，随即把花插入了青花瓷瓶，回身打开了客厅里所有的壁灯、顶灯。因

了那束鲜艳而雅致的郁金香,加上不断走动、忙这忙那的活泼女郎郑萱,冷寂而清雅的客厅刹时充满了鲜活之气。

“杨姐,我去科星中学把薇薇接回来,你们母女俩过一个冬至节吧。”烧好开水,抹了客厅灰尘,帚了地板,冲好了咖啡的郑萱,解下围裙就要出门。

“算了吧,郑萱。你也坐下歇歇。”杨金凤挽住郑萱的胳膊,拉她在沙发上并排坐下,给她冲了一杯咖啡。“刚才薇薇给我来过电话了,学校也在过冬至节,食堂做了羊肉汤、羊杂碎、羊肉串、烤羊肉,乱七八糟十多个品种。都盯着家长的钱袋哩。小孩子家,这一生还有的吃。”

“你放心,薇薇这孩子像你,只晓得学习,不会乱花钱的。”

“这得感谢你妈妈郑伯母。这两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,她爸像没根浮萍似的,这里漂那里荡,把薇薇托咐给郑伯伯、郑伯母照管,苦了两位老人家啦!”

“薇薇读的是寄宿制民办学校,食宿都在学校里,不费事的,况且玉龙哥每个月还给我妈一千块钱呢,我妈算是赚了!”

杨金凤叹了一口气:“哎,钱算啥呢,不说这些了。”说着,拉起郑萱往饭厅走,“实在话,我也饿了,走,我们一起过个节吧。”

“我已经吃过了——好,陪陪你吧。”郑萱不好拒绝,抢先进了饭厅,打开保温食盒,给杨金凤盛上满满一大碗清炖山药羊肉汤,自己也盛了半小碗,再从微波炉里取出热乎乎香喷喷的酥饼,恭恭敬敬地放在杨金凤面前,身为杨副市长的秘书兼汽车驾驶员,首长生活方面的细枝末节,她同样做得很妥帖。见杨金凤大口地喝汤大口地啃饼,她欣慰地笑了。不善于照顾自己的杨副市长确实饿了。

郑萱毫无食欲地小口小口抿着汤,皱着眉头胡乱地想些事情。她突然冒出一句话:“杨姐,你的论文写好了吗?”

“快了,就差我们市民营经济发展规划这一块了。我上了两年学,两眼一抹黑呀。”她抬腕看了看表,加快了吃食的速度。蓦地,她不经意地问了一句:“政府那边有什么工作给我安排吗?”

“没，没有……”郑萱急忙摇头否认，“你猫在家里做文章，我可成了待岗秘书了。”

“年关快到了，政府工作肯定忙，我明天就去上班，论文放在节假日写。”杨金凤用餐已毕，边收拾餐具边说，“你和办公室联系一下，就说我要上班了，明天我该出席哪些会议，参加哪些活动，会见哪些人，解决哪些应该解决的问题。”

按照时下的规定，县以上领导干部的工作日程一般由办公室安排，一切行动听从秘书调遣。除开“一把手”，副职们只能像演员一样，在秘书的提调下，按时出场，在规定情景里扮演规定的角色。这叫尽职不越位。

郑萱没有接杨金凤的话茬，也没有去给市政府秘书长打电话。她清洗完餐具后从厨房里走了出来，稳稳地坐到了她先前坐的那把沙发上，双手捧着那杯还有些余温的咖啡，薄薄的嘴唇缓缓地翕动了几下，这才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市政府……权力真空啊！杨姐，也许从明天起，昌明市的历史就要由你来书写了……”

“什么，你说什么？”杨金凤把咖啡盅重重地往茶几上一放，噌地站了起来，两眼直直地盯着大口喝着咖啡以作掩饰的郑萱，“郑萱，你可不能听信‘民间组织部长’的谣言啊！我杨金凤几斤几两？何能何德？我是有自知之明的。”

郑萱笑着说：“我怎么会轻信社会传言呢？不是空穴来风啊！杨姐，很快就有好消息发布了。”

在书房里清理公文包的杨金凤心里猛一愣怔：这消息太突然了，郑萱之言绝不是空穴来风啊！

郑萱是市委书记郑伯川的亲侄女，经常出入郑府，听点“漏电”是家常便饭；郑伯川早年作过杨金凤翁爹何星灿的秘书，他对原省委副书记何星灿一向执门生礼，很是看重何氏家族，社会上普遍认定杨金凤是郑伯川的嫡系。郑萱从她三叔那里听到的“本报内部消息”，十有八九真实可信。何况如今中国的组织人事安排，官员的升降沉浮，已经无密可保了。

掐指一算,杨金凤从县文化馆馆长干到副市长,在政界历练了二十来年,亲身经历了昌明市改革发展的风风雨雨。她先后分管过文教卫生、公安政法、能源交通、工交财贸、城建环保,走马灯似的换岗位,把政府里所有的活儿都做遍了,像一个电动陀螺似的一天到晚连轴转,个人的思维、思想、情感空间全部塞满了工作。她真想卸下肩上不堪重负的担子,再回到杨溪区文化馆那间小屋里,摊开稿纸,把她,把她父辈,把她同辈人的理想和追求化为激情飞扬的文字,记录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然而,她怎能选择和自己志愿相符合的人生道路呢?多少次了,她只能把文学的念想寄存在梦里,让它成为遥远的回忆。官场,这个诱人、磨练人、考验人的政治搏击场,一经踏上去,就注定下不来了,前进就是胜利,退却意味着失败。她是这个搏击场上的老运动员,谙熟竞技规则,谁是昌明市市长的人选,不是她考虑和关心的问题。

杨金凤迅速调整好情绪,穿上外套,拎着公文包从书房走了出来。“郑萱,郑书记来过电话了,叫我十点钟去他家,说是重要事情谈呢。我们走吧。”

“这会儿才八点半,早着呢。”郑萱口虽这样说,却早已站起了身,手中扬着车钥匙,“早些去也好,免得路上塞车。”

2

奥迪车驶出竹木扶疏的美庐小区,行进在彩灯璀璨的昌江大道上。这是一条贯穿东西的市区主干道,长12公里,宽80米。大道两旁的高楼鳞次栉比,一幢比一幢豪华气派。这些都是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办公楼和职工住宅楼。昌明市财政收入每年有上百亿元,在全省市、州中排名第二,日子过得宽裕,市委、市政府所属的部、委、局、办的楼房,以及它们所办的干部培训中心、招待所、宾馆、饭店越盖越多,越盖越富丽堂皇。杨金凤每次经过这里,心里就条件反射般地一阵阵刺痛——人民的钱就这样被“公仆”们挥霍了,纳税

人还得接受“公仆”的管理，这种状况何时才是一个尽头啊！

昌明市二十年前还是一个人口不足 10 万的古老县城，是昌明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。撤地区建立省辖昌明市后，短短二十年间，神话般地冒出了一座现代化新城市，市区面积扩展到了 80 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已达 75 万。行进在自己参与建设、日新月异的城市干道上，又使她油然而生成就感——她付出的微不足道的辛劳，值了。

杨金凤今天无暇忆旧抒怀，她闭目静坐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转过灯火阑珊、人头攒动的商业大街，奥迪车疾速驶向滨河大道。过了昌江大桥，往北不远就是市级领导们居住的斑竹园大院了。

“有人超车！”郑萱紧张地低叫一声，忙把方向盘向右打，同时减慢了车速。

杨金凤睁开了微闭的双眼，轻声说道：“让让道也好，也许人家有急事呢。”

一辆乳白色的奥拓微型车已然驶在了奥迪车前面，在昌江大桥的南头引桥上停了下来。驾车人打开车门，向奥迪车使劲地挥着手。

郑萱把方向盘向左一打，一踩油门，加大了车速。

杨金凤说：“停一下，也许那人真有事找我们哩！”

郑萱说：“我们可不能随便在街市上停车，遇上胡搅蛮缠的上访者可就麻烦了。”

“哪有人怕人的道理？停车。”

郑萱只得把车驶向右边，在距奥拓车五米处停了下来。

一个蓄着连鬓胡的高挑个汉子，招着手，高叫着“杨市长”，离开奥拓车，大步走向了奥迪车。

郑萱摇下车窗，探出脑袋：“文……传龙，怎么是你？大名鼎鼎的文作家，也当起了狗仔队，搞追尾跟踪这一套？”

文传龙两手一摊，一脸的苦相：“公民文传龙斗胆拦轿喊冤，实

在出于无奈啊！”他把脑袋探向车内，“敢问郑大秘书，金凤同志在车上么？”

“不在！”郑萱踩动了油门。

“别别别！”像鹞鹰一样敏捷的文传龙急忙跑向车头，两臂张开，做出了拦车的架势。

“传龙同志，有什么事你就说吧。”杨金凤从车后座上走了出来，“传龙啊，这些年来，你是唯一一个没有找我说事的老同事啊！”说着，侧身向跟着下车的郑萱说：“郑萱呀，二十多年前，我从大学毕业，分配在杨溪县文化馆工作。那时文传龙老师就是轰动中国诗坛的朦胧派诗人代表人物。传龙老师，还在写诗吗？”

文传龙摇着头，仰天叹息：“俱往矣！过眼烟云，昙花一现，诗歌那破玩艺儿，早就不值一文了！”

郑萱耸着鼻翼，不无讥讽地插嘴道：“诗歌算什么东西？那是敲门砖！现在的文某人，是昌明市牛皮哄哄的自由撰稿人，腰缠万贯的策划大师。你看，车也买了，胆子也大了……”

“郑萱，你说什么呀？怎么老是贬损我？”

“我是怕你玩火玩过头了。”郑萱幽怨的眼神波光莹莹，“你有多大的能耐，玩得起来！”

杨金凤不知他俩斗嘴的来由，只是有些诧异。就问：“传龙，你离开杨溪文化馆了？”

“文化馆已经没有文学可辅导了，我守着冷坛破庙干吗？停薪留职吧，糊弄一些文字聊以糊口，自由自在，快活人生那！”

世易时移，人生难料，杨金凤感到一股寒意漫过心田。她还能问什么说什么呢？自己不也是从神圣的文学殿堂叛逃出来的么。她收回思绪，随和地开了口：“找我什么事？说吧。”

“金凤同志，能不能去那边谈。”文传龙白了一眼一旁站着的郑萱，用手指了指桥头的广告牌。

郑萱鼻腔里重重地哼了几声，掉头就往奥迪车边走，硬梆梆地甩下一句话：“文传龙，有屁赶紧放，有话抓紧说，莫耽误我们的重

要工作！”她打开车门，气冲冲地钻了进去，砰的一声关了车门。

杨金凤跟着文传龙向广告牌走去。“你和郑萱是咋回事？还在赌气啊！”

“金凤同志，怎么给你说呢？这可是一部传奇小说，有机会慢慢聊吧。”

杨金凤心中有了数。她没有必要再往下打探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间，何须旁人多嘴多舌。

这是一块耸立于昌江河畔的巨幅电子广告牌，一天 24 小时滚动显示着“昌江酒，天下走”六个字的广告词。广告牌下是一组汉白玉的“饮中八仙”群雕。昌江酒业集团是昌明市的龙头企业，每年上缴税金十多亿元，是昌明市财政收入的龙头老大。电子广告牌的顶端那一座造型别致的电子钟，分秒不差地向昌明人民报告着时辰。杨金凤随着文传龙来到“饮中八仙”雕塑园，电子钟正好敲奏九响。

杨金凤在雕塑园的栏杆上坐下，“传龙老师，有话就说吧。”

“也许我是病急乱投医吧。”文传龙一甩长发，双眼一闭，从藏青色的风衣口袋里取出一本厚厚的书来，双手捧着，十分虔诚地递给杨金凤。“金凤同志，这是我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《酒醉的都市》，请你审读审读，看看书中这些文字，会不会给昌明市制造一场政治动乱。”

“没这么严重吧？”杨金凤接过印制精美的《酒醉的都市》，笑着说：“我在北京就听说文兄这部新作了，《文艺报》给你开了专版，一片赞美之声啊！新浪网上也讨论得很热烈，说它是反映城市改革的扛鼎之作，有望入围下一届茅盾文学奖。听说好几家影视公司争着购买电影、电视连续剧改编权……”

“可是，可是在昌明市遭查禁了！”文传龙抢过话头，两手无力地一摊，“市新华书店进的 1000 册《酒醉的都市》被封存了，今天下午，文化稽查大队奉命在全市民营书店、书亭、书报摊收缴这本书呢。我希望你管管这件事。”

“没这么严重吧？”杨金凤试探着问。

“还有呢，”文传龙激动得手舞足蹈起来，“省作协的同志告诉我，原定下周在省城举办的《酒醉的都市》讨论会取消了，说是我们市的权威部门去了公函，言称‘该书作者有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，其人其作品不宜宣扬。’真他妈的瞎扯淡！”

“哦……”杨金凤感觉到了问题的复杂性。她既没有读过这部作品，也不知禁书的背景，目前还不能表示任何态度。但她十分清楚，以艺术虚构为文本的小说，怎么会给某个地方制造政治动乱呢？除非作者在书中指名道姓地攻击某些人，无中生有地损伤某些单位的名誉。但文传龙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是一个有社会良知和艺术追求的作家、诗人。她了解他。

杨金凤不知是因陈家学渊源还是得益于遗传基因，抑或是个人爱好使然，自小对书籍对文学有一种特别的亲和力。在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时就在各地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散文作品，加入了省作家协会，被评论界誉为“一颗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”。走出校门她没去中学执教鞭，而是去了本县文化馆作文学辅导干部，应该是她人生道路的最佳选择。她一到杨溪县文化馆，正遇上了大红大紫的朦胧派诗人文传龙走运，清理精神污染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，他相继被省里一个革命作家点了名，成了全省思想文化战线的另类代表，受到报刊不指名的批判。中国的政治积习是上面伤风下面发烧，在杨溪县在昌明地区，文传龙成了过街老鼠，被安排到农村蹲点，接受思想教育。两年后，文传龙一篇篇反映农村改革的报告文学在中央级大报大刊频频亮相，人们又开始总结“思想教育”的成功经验了。杨金凤知道朦胧诗是怎么回事，也研读过文传龙的所有作品，她读到的是社会忧患意识和民族觉醒精神。她当了杨溪县文化馆馆长后，把文传龙从乡下召了回来，给他分了最宽敞的住房，让他一门心思从事文学创作，辅导文学青年。

两人一时无话。

“嘀嘀！嘀——嘀——”郑萱按着轿车喇叭，催促杨副市长上车了。

杨金凤站起身，委婉地说：“传龙同志，等我把你的大作拜读了，我们再来交换意见，好吗？”说着又叹息了一声：“唉，我好长时间都没接触文学了……”

“是啊，中国少了一个有才华的作家，多了一个并不稀缺的官员。”

“是吗？你把我看得太高了。”杨金凤走出雕塑园，脚步放得很慢。

江风起了，浓浓的河雾向城市扩散着，弥漫着，原先还是耀眼夺目的路灯、桥灯、堤灯一片昏黄，几步之外，人影模糊。杨金凤谛听着走在身后的文传龙幽幽的说话声：

“金凤同志呀，你就要主政昌明市了，我今天晚上冒昧地‘拦轿喊冤’，表面看来说的是我个人的一部作品在昌明市的遭遇，其实我是想以此为由头，提醒你冷静地、密切地关注昌明市政界的态势，关注黎民苍生，不要被奖牌、政绩迷住了双眼。我经常跑企业，跑农村，也进高档酒楼，也泡娱乐城，啥事没经见过？在相当一部分地方，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苦哇！我的《酒醉的都市》可是来源于生活啊，但不是揭昌明市政坛内幕。”

文传龙的话沉甸甸的。

奥迪车驶过浓雾深锁的昌江大桥，前面的弓形北塔干道，就像一个硕大的问号。

3

车到斑竹园，杨金凤的手机响了。

“杨副市长吗，我是郑伯川。你现在在什么方位？”

杨金凤回答说已经到了市委、市政府宿舍区斑竹园，很快就到郑书记家了。

郑伯川说：“何家坝高科技农业示范区出了点问题，我们要赶过去处理，你就跟着我们的车队走吧。其他的事以后再谈。”

“好吧。”杨金凤关了手机，从车前窗望出去，斑竹园大院外两排梧桐树夹起的大道边，果然停放着一长溜警车、越野车、小轿车、摩托车，一辆辆小车从大院里鱼贯驶出。

郑萱瞄了一眼夹在前后都是警车的越野车、小轿车的牌号，熟练地把奥迪车倒进一个空档位置上，不无幽默地说：“杨副市长，今晚请你暂时屈尊于政法委书记张海峰之后，这是没办法的事。”

杨金凤没有搭言。她在紧张地思考着一个问题：何家坝高科技农业示范区出了什么问题呢？农民闹事？失火？集体食物中毒？犯罪团伙谋财害命？……如此兴师动众，肯定不是小事。

不是小事的事会牵涉到她的老父亲杨天正吗？……不去想吧。没有谁见过天塌地陷。

凄厉的警笛声如鬼哭神嚎，声声刺耳；惨红的警灯炫目耀眼，扫荡着浓雾，威风凛凛、浩浩荡荡的车队穿街过市，风驰电掣地向城西驶去。时令已进寒冬，时辰已过10点，街市上已少见人影，街灯也熄了大半，疲倦的城市就要入睡了。都市的人们对这警笛、警灯、车队并无实质性的反感，都知道那是官员们在抖威风。旧时的七品县令出巡还要呵斥老百姓回避、肃静，还有差役鸣锣开道呢，古今一理，见怪不怪，习以为常了。今天不知是哪一级的官员在昌明调研完了，吃饱了喝足了，昌明的大小官儿护送上司回省城了。“客走旺家门”，昌明市的市民应该感到荣幸和自豪。

何家坝是本市杨溪区所辖杨溪镇的一个自然村，是杨溪河与昌江汇合的冲积平原，距昌明市中心仅101公里之遥。坝子倚山临水，两千多亩淤积黑土上住着一村五社五百多户两千多口纯农民。何家坝土质肥沃，自流灌溉，有“一碗泥巴一碗饭”的美誉，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，昌明市蔬菜供应的主要基地。

杨金凤是何家坝土生土长人氏。她的父亲母亲还在这块生她养她的土地上坚守着。

何家坝在杨金凤父亲杨天正的领导下，十多年前就闹起了农业产业革命，去年就开始筹建绿色生态园，引进了高科技农业项

目。什么时候又改旗易帜,搞成了“高科技农业示范区”?怎么没听父亲说起过呢?

她还没有想清楚一些事,何家坝就到了。

车队到达时,杨溪区的警察已将何家坝通往外部世界的道路、桥梁封锁了,昌江水面上,几艘快艇在冰冷的水面上搜寻、游弋。江村一片死寂,听不见人喧犬吠声,仿佛隐藏着天大的秘密,潜伏着无限的危机。

各型车辆在何家坝村委会楼前的坝子停了下来,几辆警车里跳出几十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和武警战士,武警在一名中校的指挥下,以村委会大楼为中心,拉起了一道警戒圈,佩短枪的公安民警就很随意地警卫着下车的各位首长。

披着银灰色大氅的郑伯川扫了一眼围上来的大小官员,笑眯眯地说道:“很好,该来的都来了。”说着,走向站在人圈外的杨金凤,“金凤同志,你来得正是时候啊!”

杨金凤跟着郑伯川的步子走向人圈之中,站在了雪亮的楼灯之下。

郑伯川开始点卯了:“杨溪区委张晋安书记来了吗?”

“来了。”

“李区长呢?”

“在区医院。”张书记回答说。

“杨溪镇的党政‘一把手’是不是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?”

张书记嘎嘎嚅嚅好半天,也没说清楚杨溪镇党委书记、镇长的去向。他反复强调说,何家坝村自从设立为正县级的昌明市高科技农业示范区以后,行政体制就不再隶属于杨溪镇了,也不归杨溪区管辖。人们都听明白了,张书记在为他和他的下属申辩:何家坝是市里直接在管,天塌下来该市里顶着。

郑伯川脸上就有些挂不住:“反正事情发生在你们杨溪区杨溪镇的地盘上,你们就有责任!”

杨溪区委张书记不好再说什么了。这位省委组织部直接派遣

下来的生命工程学博士生,以思路清晰著称,在上层、基层都任过职务,知道什么叫“官大一级压死人”。

市委政法委书记兼市公安局局长张海峰站出来问道:“示范区的刘主任呢?刘主任哪里去了?”

人群中一个声音回答说,高科技农业示范区党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刘泽亮,带着管委会的一班人到美国考察去了。

郑伯川看了一眼说话的人,“这我知道。”说着迈开了步子,“走,都到村里去看看吧。”

张晋安书记站出来说:“郑书记,依我之见,还是暂时不和群众接触为好。”

“啊?有这样的说法——你这个博士呀!”郑伯川大步向前走着,呵呵笑着,“我们共产党人,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,哪有害怕群众的道理!”

张晋安进一步劝阻:“我们先期赶到这里,分社分组开了群众会,劝阻大家不要采取过激行动,要充分相信政府,相信法律,政府一定会依据法律,按照政策,还他们的公道。通过我们区委、区政府的干部做工作,群众情绪基本稳定了,大多数人回家睡觉了。”

郑伯川耐心地听着,微笑地点着头:“好,很好!杨溪区委、区政府的肩膀硬,处理农民闹事这样的突发事件,敢于挑担子,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。”

呆立郑伯川身旁的杨金凤紧锁双眉,脑子里一直在盘桓:何家坝的父老乡亲闹的啥事呢?但在这样的场合,她不便问,也不能问。

张海峰接着郑伯川的话,问:“殴打美国投资商的凶手抓到了吗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聚众到省政府闹事的人追回来了吗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挨打的美国投资商呢?是不是被闹事的人挟持到省城去了?”

“我们李区长陪詹姆斯先生到医院检查治疗去了。”